

許州志目錄

卷首

聖製 鑄免餉賚附

卷之一 方輿志

圖考

疆域

沿革

星野

山川

風俗

土產

卷之二 建置志

目錄

城池

官治

學校

書院社學附

教典

武備

秋祀

廟祠

寺觀

街坊

鎮集附

舖遞

津梁

荒政

惠政

卷之三

籍賦志

里甲

戶口

賦稅
課稅
驛站鹽課附

卷之四
官師上

宦蹟

卷之五
官師下

爵封

鎮守

職官

卷之六
鄉里志

進士

舉人

貢生

明經諸科

援例

武科

封廕

儒舉

卷之七

人物上

前哲

儒碩

孝友

卷之八

人物中

仕達

長厚

風節

苑

卷之九

人物下

武功

忠烈

殉難

義行

隱逸

方伎

流寓

卷之十列女志

節烈

節義

貞女

孝婦

卷之十一

祥異

卷之十二

古蹟

卷之十三

金石

卷之十四

藝文

卷之十五

仙釋

卷之十六

識餘

許州

卷之二

直隸許州知州高安蕭元吉

識餘

重刊筆記卷之二
上之黎獻已有列傳著其大端矣
其他巡幸攻戰雖涉斯地無可附載與夫軒事
緒語揆以作家之體有不當件繫條列者用據
往籍甄錄以示後起

黃帝將見大魄於具茨之山初明爲御昌寓驂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闐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

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而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商高宗捕蝗於廩後人爲之立廟於崇禡之上

周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

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敬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臧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諸侯於岐廩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韜韜凡今之農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鬪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兒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豫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報
者倦矣施者永厭狄固貪厭王又敵之文德無極
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
隗氏王皆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
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君

其謂我何寧使諸侯聞之王遠出及坎篋歸人納

之秋穎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

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農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

以魄氏居於溫故春秋書曰天王出居於卿

水王由居

雖不甚久然襄之所以得名實始於此况茲事有關於人倫家法國紀世變之大故參攷左史

錄以附焉

周穆天子傳天子見許男於洧上

春秋魯隱公五年宋公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僖公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三十一年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曹遂會諸侯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成公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有一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襄公三年冬晉荀罊帥師伐許十有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寢殖宋人伐許

戰國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長社取之

楚昭陽伐魏取鄆

地理通鑑 地圖集解 鄭云卿

秦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以其地爲郡曰頽川

二世二年項羽從項梁攻襄城

東漢更始元年世祖與王常等別攻頽川下昆陽

缺

定陵

靈帝中平元年左中郎將黃萌嵩右中郎將朱鶴

討頽川黃巾賊

頽川荀淑爲薦塗長韓韶爲謀長陳實爲太師長

鍾皓爲林慮農並以仁信誠篤使火不歎敵其
頴川四長

陳仲弓嘗謁荀季稚無僕令子完方將車馬矜持
杖孫長文尙少着車中旣至荀使其子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不食文若尙坐膝前時太史
奏德星聚五百里內有賢聚時漢都洛陽去頴
川不遠故云五百家內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竟收
之令吏殺鷄生燬請付獄考證仲弓曰歎君不

忠
奸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又有刦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問民有在草木殺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七歲時有客與太邱期行日中過中不至太邱舍去去後乃至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客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客慚下車引之元方入

門不顧既年十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
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家君在太邱强者
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
公曰僕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
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
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或問陳季方是下家君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
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
萬仞之高下有不淵之深上有甘露瓶澑下有潤

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
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季方子長文羣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忠各論其
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
兄季方難爲弟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
定先後蔡伯喈棄之自陳仲舉強於犯坐李彌禮
嚴於攝下犯主難攝筆易仲舉在座君送下元禮
居八俊之上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
隸校尉詣門者皆當世名士及中袁親戚乃過
舉至門謂吏曰我是季將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
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譬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
陽有師資之義是僕與君累世爲通好也元禮及
衆賓客莫不奇之大增大夫陳韓後至聞此目小
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自想君小時必嘗子所贊

大踧躇

荀諴明與汝南龔劉淵見同縣人王慈明先發

諸兄樹笑因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居下
相尋依據者何因聞曰方聞國士而先及諸兄是
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
不失其讐以爲主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
德而頌文武者親之之義也春秋之義內中國而
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特德乎人
聶季寶與李膺同縣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
語膺呼見置坐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卽決自此
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定黃巾於許遣使詣河東
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等違戾不和董暹
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
語諸將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費亭侯操朝參乎於
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
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
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余留匡弼
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
京遠近踐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欣心夫

行非常之事迺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得失
曰此鄙諺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弱猶無為
孤累乎昭日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
皆奉所定又聞舊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
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
近許轉遼稍易河無縣乏之憂奉爲大勇而寡慮
必不見疑此使種恭足以定計奉猶能爲累操兵
善或以由兼珠應難建楊奉貢功恣難舉苟率制
荀彧因勸操圖書文公納周襄主而諸侯景從

高祖爲義士，織業爾天不歸心。曹天子氣塵將軍，
首倡義兵，徒以幽艱擾亂，未遑遠赴。奉鑾駕從於
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奮而增哀誠，
因此時奉主上以存民望，大順也。蒙玉公以服天
下大暑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
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坐心後，雖爲虛布
無及矣。操逼奉車，驚西迎天子，都許九州。操自爲
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制度於許。十一
月丙戌，操自爲司空，督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

聽十三年六月癸巳自爲丞相十八年正月丙戌

自立爲魏公加九錫二十一年四月甲子自進號

魏王二十五年操卒子丕襲魏王位十月葬公卿

士奉璽綏禪位乃爲壇於繁陽丕避蹠讓位改元

延康奉帝爲山陽公

今之言許者皆知爲曹操所都然其刼遷天子之謀非博

古之士則鮮
克知之故錄

蜀漢先主圍下邳旣擒呂布復得妻好縱曹謬遷許

操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副輿輿則問

席一日操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豪雄推使君與

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疾叱箸起語
正當雷震先主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良有以也又嘗與操共獵獵中眾散闊羽勸先主
殺操先主不從後在江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
在許下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是
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

耶

諸葛亮初與賴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
俱遊學三人務在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晦晨夜

從容抱膝嘵嘵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
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
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
必故鄉耶

南郡龐壯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三千里候之
遇德操采桑壯先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
帶金佩紫焉有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乎德操
曰子且下車子過知邪徑也速不慮樊道之遠昔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纏桑樞末躬荷畚耜

守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偉妾數十然後爲奇
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信秦君
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畢元因饌生長邊陲寡兒
大義若不一叩洪鑼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三國魏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
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闈
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
漢徵絕於許又易運期因有居東西有午兩日證
光曰居下其爲主辰爲輔五入隅十年黃氣紫氣

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
昌

文帝受禪陳羣有戚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奉雖慚惶化猶
義形於色

文帝黃初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許昌宮四月癸
亥行還許昌宮四年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五年
秋七月東巡幸許昌宮冬十月乙卯行還許昌宮
六年春三月行幸召陵乙未還許昌宮

明帝太和四年八月乙未幸許昌宮六年四月幸
許昌宮十二月行還許昌宮是年二月治許光宮
起景福承光殿

青龍二年八月辛巳行還許昌十一月丁酉行幸
許昌宮四年十二月乙未行幸許昌宮

廣陵太守陳登使陳矯詣許謂曰許平論議待吾
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
論頗爲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
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主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
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
敬劉元德所敬者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瓊瑣亦烏
足錄哉時諸公皆在許下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
覺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
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
不拜會曰倫本非禮所以不拜毓嘆舉有令譽文
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芝接來卿題辭見鍾

面出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不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出

敢出

魏廢帝正始中人上論以丑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實荀靖方陳諤荀爽方陳紀荀爽方陳羣荀顥方陳泰

晉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洛

二年夏四月王彌寇許州郡守皆奔走

四年司馬越帥衆出許昌宮省無復守衛荒蕪日

甚嚴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桴鼓之音不絕

十月壬子石勒陷襄城

穆帝永和七年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州來降拜鎮西將軍八年張遇反於許

升平五年夏四月太尉桓溫使其弟豁將兵取許

昌

哀帝興寧元年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庾寅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

死之夏四月甲申慕容暉遣其將李洪侵許王
軒敗績於懸瓠

南北朝魏皇始四年詔兗州刺史長孫肥率騎二萬
南徇許昌李元德竊入許昌詔周幾擊之元德遁
司馬楚之破劉義隆將於襄壯

江豐臨潁縣卒斬叛臣完顥傳首京師

王思政初頓兵襄城欲於潁川爲行臺治所使人
商之崔猷之崔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時之
要地潁川躋寇境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爲

行臺沿所頽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朝
議從之

太和十五年詔以頽川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東魏遣將帥萬餘騎攻頽川怡峯以輕騎五百邀
擊之

頽川西魏王思政鎮守東魏圍立百畝城墻卽今
長葛縣界故長社城也郡縣志長社故城許州長
葛縣西一里西魏王思政進拔頽川東魏清濬苦
岳圍頽川造高堰引洧水以灌城城陷水自東北

入城

劉豐攻王思政於長社過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遊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忽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西人鈎之豐遂遇害豐壯勇善戰死之日朝野駭惋思政潁川鎮將

長社縣後魏爲郡治酈道元爲郡守於南城西側修立客館下得一木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

荀濟字子通潁川人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時

荀子文穎川人幼而聰辯神情卓異年十三同學趙郡李才戲曰荀生何爲住在城南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潘榮和曰汝頴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鏡如鍾非虛言也信夫

隋梁郡人韓元威眾十餘萬攻剽郡縣至於襄城爲吏所執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賜許州父老帛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陷潁川執太守薛愿及長

史龐堅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李光弼克許州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寇襄城十月陷襄城

貞元五年吳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
韋清與賊通畱後上官況遣兵三千救之悉爲賊

俘遂圍許州

十五年九月乙巳陳許節度畱後上官況及吳少

誠戰於臨賴丙午少誠寇許州

憲宗元和十年三月庚子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及吳元濟戰於臨賴敗之五月丙申又敗之於時

湘八月乙丑李光顏及吳元濟戰於時曲敗績十一月壬申李光顏烏重允及吳元濟戰於小溵河敗之

吳元濟悉兵四出掠襄城等許州居人皆竄伏榛莽間

十一年七月壬午韓滉及吳元濟戰於臨賴敗之

十二年四月乙未李光顏又敗之於郾城時裴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未幾李愬夜入蔡自亟瓠城縛吳元濟以報

賊帥張伯良與李光顏戰郾城大敗殺馬千匹甲三萬餘伯良奔還

乾符三年王仙芝引兵入陳許婁鄧虜人爲兵崔安潛逐走黃巢兵於襄城

中和四年鹿突宏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自稱

後

光啟二年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忠武軍節度使庶
宴宏死之

文德元年十一月丙申秦宗權陷許州執忠武軍
節度使王緼

哥舒曜討李希烈禽僞官斬其將李希烈退保許
州

賊攻潁川太守來瑱手射賊皆應絃倒賊摶之降
不應前後俘殺甚眾賊懼目爲來嚼鐵

僖宗四年朱全忠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圍收瓦子

寨殺賊數萬昭宗以忠武等三十五道封忠金忠爲魏王

李迅李期李芻皆膺子瓚之後自常山先後來官於襄今城東北有所謂李芻村者居人半李姓皆芻之裔

寶瓚邠王府司馬陳閼永王府長史俱頴川人別識收藏號圖書府

陳謙言字士然讀而不厭陳謙字不器行古人之道韓拯字佐元孫舉貢文曉晉字正卿深於詩畫

因子皆頴川人李華稱之如此

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爲
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贊濡翰城軸於小亭
憑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
之上駢狎良久伸頸蟬翼而舞狗大若蔣語歎之
又轉又舞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
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因與妻
之

梁葛從周大敗蔡賊於長葛靈井

後周鎔免許州御李子與天下土產之物並不須進
恐勞民

宋高宗建炎二年正月金人陷潁昌府守臣豫默爲
所殺

四年五月河東北經制使王俊舉兵及金人戰於
襄城敗之復潁昌府

紹興十年少保岳飛使張憲敗金將韓常復潁昌
府因畱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
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將兀术大懼會諸師欲脩力

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月鳴之
兀术怒召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
城飛遣子雲領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
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
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研
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一馬不能行飛軍鋒鋩
遂大破之兀术大懼自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舉
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腰畔于騎突戰敗之兀
术旣敗於郾城憤甚合師十五萬次於郾頽楊再

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被追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頴昌渡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八百挺矛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墮夏金營兀术弃兵遁汴時秦檜方主和議諷臺臣請諸將班師於是飛奏曰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乃至鄆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
香盆運糧米迎官軍金人皆知相公去我輩無噍
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畱哭聲震

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

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王輔內翼東師朝廷都汴

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

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州

縣爲東畿帝納之

韓參政德李參政蕃谷未第嘗知虢州通判試

師共有一席，分之每出行五爲一箱。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囑韓爲貯一箱，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韓維知潁昌時，彥以狀元及第爲僕射，常稱狀元。維因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僕射。彥終身銜之。

伊川程先生往見韓持國於潁昌，久留韓早晚坐食禮貌如故。一日韓密謝其子懋叔曰：「先生遠來，

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碟一重三十兩假可爲先
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
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隨君
乃翁道義交故不違而來奚以此爲諾朝遂歸持
國謂其子曰我不言正謂此再三謝過而別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肅公督公赴
官公曰常州違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詳船歸葛
不越丈正日爾前日以違爲甚今既遠矣復有辭
詞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兄耶雖近

亦不能朝夕在側文正公蒼強之卒終養焉

趙孟頫

宴幾道字叔原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身傳最短

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調盈卷豈有

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

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甘臨鎮敢陳杯酒閒白作

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

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幾道殊之幼

子著有小山詞一卷

葉夢得少蘿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瑩公表少師

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持
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
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
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淳沉外不仕超然
不娶世故慕稽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
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
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廬城余峯穠穆休
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誨亢宗幹
譽沖淡靜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龜

將之無數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

蘇黃門子由南遷旣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彌徉亭中鄉人旣不得見則謀之閭人閭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後每自與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駐

勞久之日子姑待我於此礪然南赴迺夜竟不復出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二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

蘇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遺之子也著樂城遺言南渡後居婺源官至鹽丞籀無子餘處士繼其族頴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牘闕書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此書乾隆中采入四

庫

范忠宣公守護昌黎侍郎志完爲教授嘗因宴集吏請樂語公命羈爲老羣辭辭備官師備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尋自是大權知无符中羣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許蓋當時小人僞爲趨附激怒者也其子柄篴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繼元疏副本上之諸以侍郎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葉夢得云余在靜陽尉故鄉詩韓持國爲守每入

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會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念恩之薄知其曾爲有味也

范蜀公呼我卜隣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懷衣韜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太行數

蕩不覺有病或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外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歐陽文忠公名急就章至於許汝婺處楚普潞叙古魏惠桂貴遂貞瑞嘉惠言過乎九難宜於口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魯子輩有哀范墳

詩

葉夢得曰余守許廿歲適大水焚西京尤甚流

辱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今發買常平所存
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
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猶不
收以自畜乎曰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成或來歲穫
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閲法則凡因灾傷棄遺小兒
之家父母不得復取此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
夫彼旣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
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本法印給内外
庸甲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認所從來明書於券付

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
餘粟貧者按口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
千八百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
每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
也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
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
踰牆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倚如寶二卒嘆曰吾公
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
霓刺趙盾相似看篤於君臣篤人篤於夫婦皆足
以感人益見天理人喪之不可滅如此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尺每盛夏猶以爲不
可居常顏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曰涼持
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修簷大厦日起不畏車
馬衣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顙挾扇持三尺木
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
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宋時好酒許州曰潩泉鄭州曰金泉汝州曰揀米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
指爲許洛兩黨崔鶴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
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竝居潁昌陽翟時號
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
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
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
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

猶能言之余嘗于小亭杜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
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
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尙可想而知見當時氣味韓忠
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尙少故前兩句云
爾共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池
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初
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許昌薛能海棠詩叙蜀海棠有韻而詩無聞

許下西湖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

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
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金哀宗開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軍變殺元帥古里
甲石倫粘合全同蘇眷等以城降於元

天興元年春正月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
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
里庭中嘗夜見光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子弟掘之
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歡亟命埋之

信叔尋以疾亡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
太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元六皇后稱制之二年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順帝至正十五年答失八都魯拜行省平章政事
將兵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
士奔潰

許又進許州人至元十五年詔入燕士人各與路
學教授又進得建寧

明嘉靖年時五作亂圍許曹副使與州官合兵破之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
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良玉以其衆八千人命知許
州董夢蘭處之郊許大州也左寄孥與賄諸將財
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爲告急
其日傳左軍號令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南城
樓劫庫殺職官數人擊其黃授李萬慶董夢蘭逃
以免

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闖賊破州城賊始至許執
一告示令其開城許人署之賊怒合營重圍攻城

數日城內矢空石盡尋獲陷老稚無存房屋盡燬
屠殺之慘古今所無

十五年正月賊陷襄城知縣曹思正被殺訓導張
信罵賊不屈死典史趙鳳牙拒賊死

十六年土賊破城殺戮更甚於闖賊

國朝順治二年撫院羅駐許招撫百姓賴以安存時
士賊劉洪起踞西平縱橫中州羅統兵擒勦洪起
餘氛掃蕩民始安枕至今祀之

十四年十一月洧州董天龍謀叛許歸尚紹魯等

附從隣近州縣震動知州汪潛飛驛塘報巡接御
史李及秀率分巡大梁道沈荃督兵親勦分遣道
標中軍王福圍董家樓副將鄧汝功圍王家樓攻
擊之渠魁殲滅餘黨悉平評人德之

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
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
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汝輩可傳與世人
知之

滕之瑚東萊人任許州吏目善書工畫其法帖

龍蛇飛動之致所畫之竹疎落老幹橫絕一世鑄
於大王廟碑者人爭榻之餘不數數見平生以桑
椹煮膏調酒服自謂通導引術去今百數十年矣
賈販往來山左者猶傳其隱居海島形容如耳